

本格·解谜·惊险·恐怖·黑色·奇幻

最推理

邮发代号：14-86

2011/08B

零售价 6.00

★★★★★ 主打作家 王稼骏 程可 轩弦 长耳 戚嘉麟

【最主流】王稼骏

误盖弥彰

100%】程可

Strawberryw

【最主流】轩弦

写下凶手的名字



(鄂)新登字C

图书在版编目

最推理. 64/李

ISBN 978-7-54

I. ①最… II.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

最推理

主 编：李

责任编辑：方

编 辑：关 薇 岁晓琴 张 辰

封面图：才下眉头

版式设计：芦 敏

投稿邮箱：zuituili@126.com

银都文化：(027) 87752289 www.ymook.com

网购地址：http://ymook.taobao.com

网络合作伙伴：www.tuili.com 推理之星

出 版：武汉出版社

地 址：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政编码：430015

电 话：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：www.whcbs.com

E-mail : zbs@whcbs.com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印务总公司

开 本：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：5 字数：12千字

版 次：2011年8月第1版

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最推理

CONTENTS

2011/8B (64)



【惊艳 100%】

004

Strawberry

程 可

也就是下一秒，她突然就在路中间蹲了下来，整个人抱作一团，裙子都皱在了一起。她伸手敲打自己的头部，剧烈的疼痛就着光线透过眼睛流入脑海，有什么东西就像泡在药水里的胶片，慢慢显现出了模样。



【最主流】

037

误盖弥彰

王稼骏

她勉强扶住墙，可映入眼帘的景象，如同一条鲜红的火舌，直刺她的双眼。

054

写下凶手的名字

轩 弦

082

殊途

长 耳

造型和选材如此统一的墓碑群很少见，他站了起来，一块一块看过去，梁全、方志明、葛秋英……墓碑的主人不同，但日期全部是辛卯年六月，说不清的怪异。

108



【外国经典】

恐怖的红水蛭 大卫·朗格福特
(英)



121



【精彩推荐】

端木月之死 戚嘉麟

端木琛来到这人身旁，见子弹射进这人的一只眼睛，那眼窝中不住地淌出血来，另一只眼则直直地瞪着端木琛，放大的瞳仁已失去焦点，这人唇上颤了几下，终于吐出了一句：“爸……为什么杀我？”



146



【最推理会馆】

一分钟谜苑

148

大家来找茬

152

特别策划

154

你问我答

封面

才下眉头

封二、封三

孩子先生



万众瞩目的“哈利·波特”最终章盛大上映，首映式上，三位主演泪洒现场。多么不舍，多么留恋，这一场盛大的魔法之旅还是走到了尽头，无论是主角命的哈利，还是完美学生赫敏，又或者是最好拍档罗恩，终于要回到平凡世界里，做一个正常又正常的麻瓜。

这个结果令人沮丧，这个现实叫人哀伤。

原来，国王十字车站的“Hogwarts Express 9又3/4”横幅只是华纳公司的噱头；原来，任何一个马桶都只能是马桶，而不会是通往魔法部的传送门；原来，“呼神护卫”里那匹美丽的银色牡鹿，只会在梦中出现，飞奔向彼岸的森林。这些显而易见的“原来”带给我无限惆怅。

惆怅之余，心存侥幸。还好前行路上会有更多的美妙故事陪伴，不然长路漫漫，何以来的勇气去战胜无聊与无助？

盛夏流火，本期小最不负众望，光日照人地来到了你们面前。程可携《Strawberry》王者归来，看过以后，我不禁感慨，难怪亦舒说“甜言蜜语多半说给不相干的人听，若真爱一个人，内心酸涩，往往会说不出话来。”程可的故事里，正充满了这样无可言说的，深沉的爱。在这个夏天，这些爱与罪化作重磅催泪弹，直击心灵。

王稼骏的逍遥帅侦探左庶又出动了！帅得好有范！阅读《谋杀弥彰》的过程中，大家一定要细心，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，不然的话，就会和文中所有的炮灰一样，成为左庶大人完美的陪衬哟。

万人迷轩弦渐入佳境，这次的游戏玩得格外精彩。封闭的小环境里，却有着让人眩晕的高级推理。我仿佛看到那个玩帅耍酷的轩弦撇着嘴说：即使不需要慕容思炫，我也可以瞬间秒杀你的一切菲林！

很多粉丝们期待的心理师系列之二出现了！长耳给我们描摹了一个如彩虹般绚烂的“糖果大盗”，我想，看完这个故事，你的心情也会如彩虹般绚烂，你也会喜欢上糖果大盗，更会喜欢上那个无限擅长造梦的长耳。

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，总是让人看不够。《恐怖的红水蛭》也不例外，尤其是事情的真相一定是你预料不到的。这就是不一样的刘长煌带给你的一份大礼。

最后要特别推荐的，是来自香港的威嘉麟的作品——《端木月之死》。这篇小说港味浓浓，而可看性又极高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，读的时候仿佛身临其境，随着作者的笔触，在那个秩序井然高速运转的城市里探寻一个少女失踪的真相。

最后的最后，你是否和我一样，因为有着满满的文看，心里才会安定舒缓，仿佛前面的路再远再长，也绝不会孤单？那么，就从这本小最开始吧。

最推理

CONTENTS

2011/8B (64)



【惊艳 100%】

004

Strawberry

程可

也就是下一秒，她突然就在路中间蹲了下来，整个人抱作一团，裙子都皱在了一起。她伸手敲打自己的头部，剧烈的疼痛就着光线透过眼睛流入脑海，有什么东西就像泡在药水里的胶片，慢慢显现出了模样。



037

误盖弥彰

王稼骏

她勉强扶住墙，可映入眼帘的景象，如同一条鲜红的火舌，直刺她的双眼。

054

写下凶手的名字

轩弦

082

殊途

长耳

造型和选材如此统一的墓碑群很少见，他站了起来，一块一块看过去，梁全、方志明、葛秋英……墓碑的主人不同，但日期全部是辛卯年六月，说不清的怪异。



108



【外国经典】

恐怖的红水蛭 大卫·朗格福特
(英)



121



【精彩推荐】

端木月之死 戚嘉麟

端木琛来到这人身旁，见子弹射进这人的一只眼睛，那眼窝中不住地淌出血来，另一只眼则直直地瞪着端木琛，放大的瞳仁已失去焦点，这人唇上颤了几下，终于吐出了一句：“爸……为什么杀我？”



146



【最推理会馆】

一分钟谜苑

148

大家来找茬

152

特别策划

154

你问我答

封面

才下眉头

封二、封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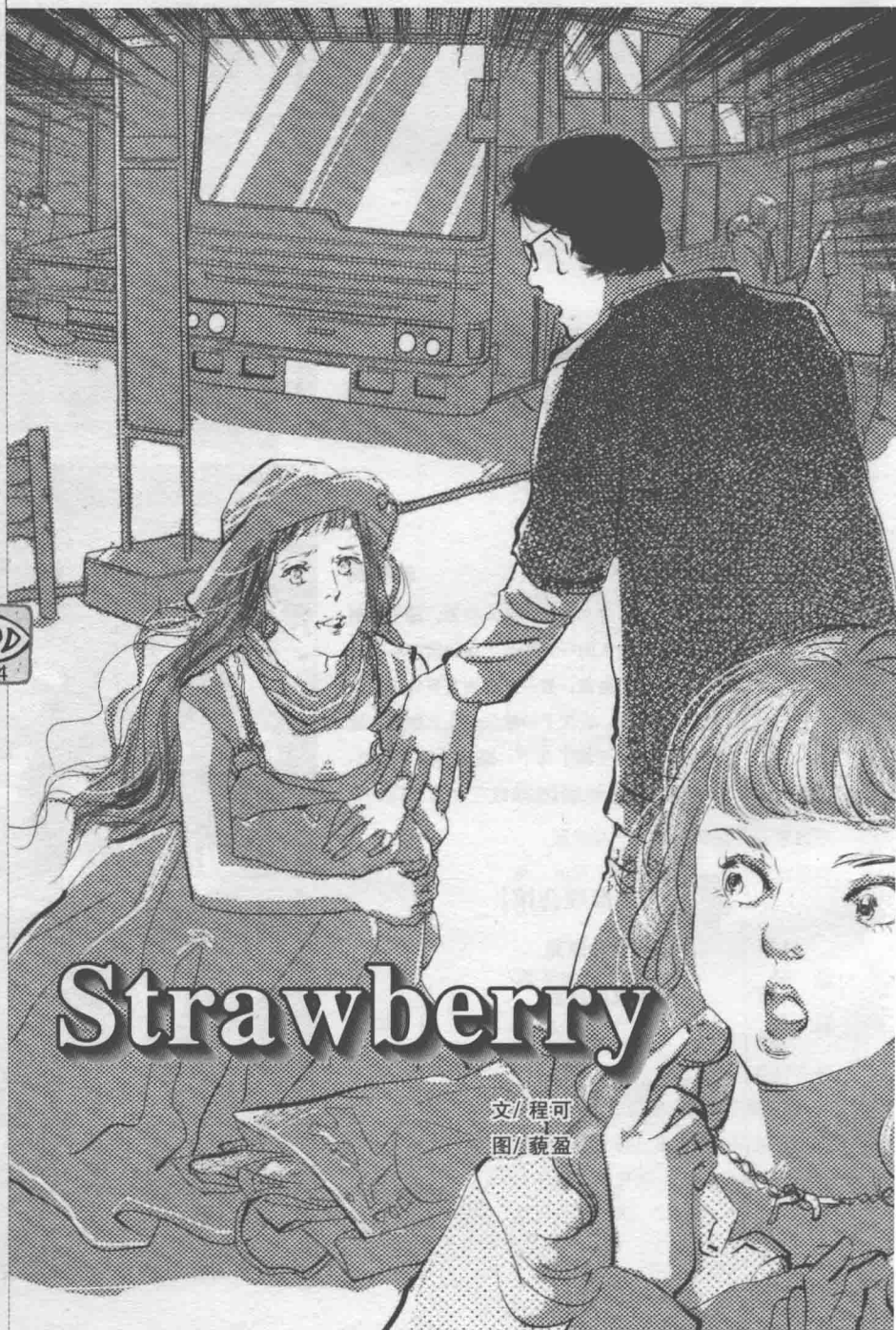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先生





惊艳 100%
JING YAN

最推理 ENIGMA MOOK



Strawberry

文/程可
图/魏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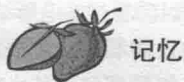


她

这几天来，早川志黑在家忍着不抽烟，甚至还提前洗了准备堆积到周末再处理的衣服，都是由于一个特别的理由：因为她，住在自己家里。

与她初次相遇也就是五天前的事情吧，那是傍晚七点左右的光景，白昼快要结束。早川在便利店买了便当，之后躲进旁边的小巷里抽烟。烟快要抽完的时候，早川偏过头往巷子里瞄了一眼，震惊地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她。

她穿着杏色的连衣裙，头部有已经半干凝固的血块，同时又不断有新鲜的红色血液涌出来。早川立刻抱着她拦了出租车，因为这附近就有家大型的综合医院，所以没有打急救电话。



记忆

医生检查后告知早川，她头部的伤是由硬物撞击造成的。还好没有伤到重要部位，把出血的伤口处理一下，小心感染就好。

当时躺在病房里的她，在伤口包扎好一个小时后才清醒过来。早川询问她：“怎么联系你的家属？你头上

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要报警吗？”顺便还说了自己发现她，并送她来医院的经过。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她紧皱着眉头，一脸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早川，“我是谁？”

“饶了我吧……”这是早川的第一想法，他叹了口气，用手扶住额头苦思冥想起来。

医院自然是不适合久留的，对于她的“失忆”，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医生这样告知：“拍的片子显示脑部没有太大问题，大概是一时受了刺激，过段时间就会恢复。”

已经35岁的早川现在依然是单身，他在附近一家电器商店担任店长的职务。本准备将她送到警察局的早川，也不知道是哪里冒出的念头，鬼使神差地就将她带回了家照顾，大概是独身太久很寂寞，又遇上了这种奇妙的事，这两天早川的心情还算不错。



她

为了帮助她恢复记忆，早川出门采购都会带上她，有时晚饭后还会跟她一起出去散步，比如今天。

她穿着已经洗好的杏色连衣裙，亚麻色的长发直落腰间，像海藻一样浓密，白皙的肌肤衬得她棕色的眼瞳更加深邃了。因为头上的纱布还没取下，早川为她找了一顶帽子戴上。





散步的路线一直没变，从家绕过一个棒球练习场，然后再回来。早川手里提着忍痛买下的水果，转头发现她站在百货商店的门口停住了，头抬得很高。

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那是一个电子屏幕，上面正播放着吉卜力动画工作室的作品。今年恰逢吉卜力工作室成立三十周年，各大影院都在重映宫崎骏的经典动画作品。

“Chihiro……”她喃喃地念了一句，整个人有点恍惚，早川觉得她随时可能倒下去。

“Chihiro？是说千寻吗？”这会儿屏幕上正放着当时红极一时的《千与千寻》，早川这么问着，伸手指了指屏幕。

也就是下一秒，她突然就在路中间蹲了下来，整个人抱作一团，裙子都皱在了一起。她伸手敲打自己的头部，剧烈的疼痛就着光线透过眼睛流入脑海，有什么东西就像泡在药水里的胶片，慢慢显现出了模样。

路人的目光由四周汇聚过来，女高中生对着早川摆出一副看笑话的姿态，他立刻弯腰拍了拍她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

“我叫千寻……”她的声音非常微弱，早川费尽力气才能听得清楚，“我……想起来，我叫千寻。”她这么说着，抬起头来看着早川，眼里全是辛酸和恐惧。

“我是个杀人犯！”

仿佛时间定格在那一瞬间，早川无法用任何表情作出回应。



记忆

早川掐灭了手里的烟，这已经是这包的最后一根了。咖啡馆里的冷气打得很低，早川和她已经在这里坐了快两个小时。

现在已经弄清楚的是，面前这个女人叫作高桥千寻，一周之前才杀死了一个即将升入小学的孩子。

早川觉得千寻的状态很不对劲，她只能想起一些零碎的片段，比如她的工作是小学语文教师，有个孩子。却忘记了自己头部的伤是怎么弄的，也不记得居住的地址。他直觉眼前轻声细语说话的女人并不是坏人。

“有没有可能是你记忆出错了？”早川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，然后试着说出自己的猜想，“是不是把自己的经历，和以前看过的电影结合了？你看，你连自己的朋友，丈夫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杀个小孩子，你连理由也不知道。”

“鱼喃葵。”千寻缓慢地吐出一个名字，听不出任何感情。

“我杀死的，是鱼喃葵的孩子。”她又补了这么一句，浅色的眉毛纠结成一团。

“鱼喃葵是谁？”总算听到一个新的名字，早川赶紧追问。



“葵……葵他们……他们说我是那个女生，我是那个女生，我有点问题。”千寻突然变得很慌乱，她伸手想要拿面前的小圆杯，却手一抖把杯子碰掉在地上，瓷杯碎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千寻立刻低头道歉，嘴里还在小声念着。

待服务生把这里收拾干净，早川才重又开口，他放平了语气，安慰地说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慢慢回想，他们是指谁？他们说你？”

“没错，”千寻的眼神一下暗淡下来，“他们在那个教室里，跟我摊牌。葵的脸色很难看，没错，是我杀的。”

“我竟然，会做这种事？”千寻很快又这么问自己，她显得很矛盾，眼神又开始在空气里打转，“想不起来了，过去的事，他们说的事，我到底……”

“你先……”

早川叹着气，刚想开口应的话，却又被千寻打断，堵在喉口。

千寻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她全身发抖，双手紧紧握拳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这次她坚定地看向早川：“可以陪我去警察局吗？我要去自首。”

“哎？你都没弄清楚啊……”早川不太赞成千寻的做法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不甘，很想把眼前的局面推翻。

“我呢，”千寻自嘲地笑了笑，“好像真的做了那些事，虽然还有些不能理解，但是他们逼问我时，内心那

种后悔的感情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快要把我淹没了。”

“真是没办法。”早川有些丧气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他去结了账。



Strawberry

已经是初夏的时节，早川从警局出来，被刺眼的阳光弄得有些睁不开眼，他眼睛里全是猩红的色块。

早川在警察局里陪着千寻做完笔录，心里差不多了解了整件事的经过，虽然只相处了几天，他还是觉得千寻怎么看也不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。

被警察教训说应该早点联系警方，早川只得不停地堆着笑脸点头，他觉得自己的脸部肌肉僵硬了。但是现在真正让他在意的，并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就在几分钟前的警局调查室里，快一步从座椅上站起来的早川，看见了千寻由于领口过大而露出的后颈，她左侧的肩膀上有一个小小的刺青，那是一个草莓图案，下面跟着strawberry这个单词。

那个刺青，早川绝对不是第一次见到。



鱼喃葵

鱼喃葵搬回山梨县不过才两个月





的光景，女儿就不幸在幼儿园里遇害了，她死在地下室存货的铁皮柜子里，是被活生生闷死的。

距离上次搬离山梨县已经有14年了，葵出生在山梨县的八代町，中学二年级以后，由于父母分居，葵跟着父亲去了位于东京都的昭岛市。如今父亲已经再婚好多年，母亲却还是独自一人呆在山梨的老家，正好工作调动需要，葵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到了山梨的八代町。

葵的女儿名叫鱼喃响，她用的是葵的姓氏。在葵的家里，几乎不会提到有关父亲的话题。葵心里也很清楚，关于“爸爸在你出生没多久，就过世了”这个谎言，总有一天会被拆穿，尤其是在搬回山梨后，真相和编织的假象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纸，轻轻一捅就会破。

虽然小响生性腼腆，却也很快在班里交到了好朋友，对方是个叫作高桥安喜子的孩子。由于每天都要送小响去幼儿园，所以理所当然的，在路上也碰见了安喜子的母亲，是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女人。她人很和善，特意留下电话号码，并且嘱咐葵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不用顾虑尽管问她。两个人在每天的见面与交谈中，变成了关系很不错的妈妈之友，空闲的时候还会聚在一起吃饭。

但是葵没有预料到，会被对方发现那件事。

葵在搬来山梨的第二天，就发现

了令她意想不到的事，那就是自己最不想重遇的人，竟然和她选择了同一所幼儿园。那个人叫作岩濂亮，是小响的亲生父亲。

岩濂亮和葵可以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家人住在同一幢公寓里。葵住在十五楼，而岩濂住在二十七层顶楼。从幼儿园开始，两个人就经常在电梯里打照面，却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，这多多少少也有岩濂生性内敛的原因。到了小学三年级，岩濂因为长得秀气，再加上生性软弱，常常被班里的男孩子欺负。

葵的母亲曾经是排球运动员，可能是继承了她的基因，葵的身高在同龄人中显得很突出。

那是三年级的暑假快要到来的日子，那天岩濂蹲在楼下公园的沙坑里一动不动，葵看见他手臂和小腿上全是淤青，头发上还有杂草。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心疼，她几乎是对岩濂亮骂了起来，为什么不还手，为什么自己躲起来，胆小鬼。对方抬起一双无辜的眼睛，和葵开始了对话。

真正建立友情，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那次，因为那天交谈之后没多久，葵就去帮岩濂收拾了他们班的那群男生。

后来，升上了中学，葵已经长成了一米七八的高个子姑娘，而岩濂还是安静话少，长相却从清秀得像女生变成了男孩子该有的英俊帅气。那时候他们的身高相差六厘米，葵站在岩濂身边就像是个体姐姐，尽管他们每





天一起上下学，中午一起在天台吃便当，也没有人怀疑他俩的关系，除了葵自己。

葵对岩濑的喜欢藏得很深，她明白自己和岩濑是没有可能的，觉得只要继续这样存在于对方身边就好，一起看同样的风景，对着他露出傻气的笑容，帮他教训那些找上门来的麻烦家伙。

岩濑在学校里突然变得很有人气，是在一年级的下半学期。中学时期开始岩濑就很喜欢摄影，后来他的摄影作品在东京获得了大奖，电视新闻上都有报道。岩濑身边开始出现各类追求的女生，他很快就开始和学校里的一个女生交往。那个女生的名字和模样，葵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她是个很漂亮的混血儿，性格也很反叛，曾经还在教室后面烧书，总之是个很帅气的女生，在学校里也很受学生的喜爱。

也就是交往一个多月后，岩濑和葵一起吃拉面的时候，他很沮丧地说，自己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。原来那个和岩濑交往的女生，经常被自己的父亲毒打，所以心里充斥着自杀或者虐待之类的负面情绪，疑心病也非常重。葵自然很担心岩濑，她偷偷去调查了那个女生，结果发现对方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由于很严重的抑郁症，休学在精神病院治疗度过了一年。

岩濑一方面想要远离这个女生，一方面又出于可怜和责任，继续和她

呆在一起，但是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。后来消息流了出去，女生在小学时候曾经得过抑郁症的事情，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，可是结果却出乎意料，并没有人就此排挤她。当时这个女生看起来已经恢复得很好，加上是个模样漂亮，个性帅气的女生，反倒积攒了大量同情的目光。

本来分手的话已经涌到岩濑嘴边，他又拼命压下去，他知道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提出分手，可能会被全校人唾弃排挤。但是对方却敏感地意识到了，自己的负面的情绪，终于将岩濑的喜爱磨光，于是她的报复就开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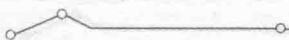
女生开始在课堂上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开始不顾一切地发泄着痛苦，开始用刀到处刻字。学校的导师劝家长把她带回家去休养，而当时女生的确是真的开始犯病，每天精神恍惚地念叨岩濑的名字，所以没过多久她就离校再次休学了。

她在学校的宣传板上留下了给岩濑的话：

——我并不是想报复你，我只是受不了你即将抛弃我的眼神。无论是以秒，分，周，月，年何种计算方式，你都会重新站在我身边，用原本温暖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相信。

岩濑从女生离校的那天起，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，但是对他的攻击还是就此开始了。全校的学生好像是被压抑很久的怪兽般，突然找到了一个共





同的攻击对象，他们就此狠狠地宣泄着不满。开始有人给岩濑母亲工作的地方发陷害的邮件，在岩濑家的门口贴上各类辱骂的标语，他们孜孜不倦越发上瘾投入地欺负着岩濑。而在此之间，岩濑没有见葵一面。

每天回家前先去撕掉公寓门口的标语，在学校教训准备去找麻烦的家伙，保护他曾经用过的课桌，传送鼓励式的简讯，和全校学生背道而驰。这就是当时葵所做的事，那个时候也有几个支持她的女生，大多也是原本喜欢岩濑的人，但是她们没有勇气面对压倒性的舆论导向，所以表面上还是装作讨厌岩濑的样子。

后来二年级开始的时候，岩濑一家人搬到了名古屋，公寓空了，就像他们从未在这里存在过一样。

葵在父母离异的时候，一度决定留下来陪母亲一起生活，她并不想跟随父亲去东京都，葵觉得自己不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谁都没预料到的事，催促她必须走，必须逃。

那件事，是几个原本喜欢那个抑郁症女生的高年级学长做出来的。他们在放学后，绑架了葵。又在体育馆后面的小山坡后欺负了她，并且拍下了裸照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，天上的星星出奇的多，它们把大地照得一片明亮。葵的眼泪干在眼眶里，她就那么赤身裸体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高高的草堆里，恨不得自己能够凭空消失。

之后没过多久，葵就告别了山梨的老家，随着父亲到东京都的昭岛生活了。

从那之后，直到葵大学毕业，她和岩濑就算是彻底失去了联系，各自迈入了新的生活。而葵，却一直自私地在心底给岩濑留了一个位置，有关岩濑的林林总总就这么扎根在那里，谁都拔不走。

喜欢去摄影展，也是和岩濑有关，而就是这个喜好，让葵在二十二岁大学毕业那年，再次与岩濑重逢了。

那是个有关“鱼”的摄影展，展厅几乎是黑暗的，只有蓝色的灯光照在画作上。葵去的那天，正巧碰上大雨，她一声不响地走入展厅，裤脚和身上其实都湿得差不多了。就这么逛了半个多小时，展厅头顶的大灯却突然亮了，一切都暴露在赤裸裸的白光之下，工作人员开始为收场做准备。

“啊……有位客人啊。”其中一个人发现了葵，有些不知所措地开口对旁边的同事说，“她好像还没看完。”

“唉？”对方正背着身子理东西，听到这话回过头去，嘴里念叨着，“完全没听见声响啊。”

虽然相隔了挺远的距离，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葵感到笑容僵硬在自己的脸上。当时岩濑离开的时候，她很害怕和对方再无交集，但是此刻站在展厅中的葵，却也深深感受到，她自己也同样害怕重逢。



“你是……鱼喃葵吧？”对方立刻从远处走过来，急急的脚步声伴着熟悉的语调不断融化葵原本已经封存的回忆。

葵还没来得及接话，对方又确认般地说了一次，“葵对吧？”他的语气里满是惊喜，没有任何尴尬，也只是遇见老朋友的感觉罢了。

“岩濂……君？”葵拼命压制住自己那颗充斥着喜悦和悲伤的心脏，故作镇定地反问了一句，谁知道出口的话都在抖。

“真是好久不见了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在这里念大学的吗？”岩濂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，刘海儿在眉毛上面一点的位置，整个人显得干净又清爽。

“我中学就搬到这里生活了，你呢？怎么会来？”葵在搬到这里之后，忍住没有再打探任何有关岩濂的消息，她心里有些失落，看来对方也是一样。

“我高二就去英国留学了，现在也就是个搞摄影的。因为我是这次摄影展的策划人之一，就跟着团队几个城市到处跑。”岩濂这么说着，小小的骄傲扬上了眉头，整个人好像都被笼罩在很积极的气氛里。葵看着他远离了原来的自己，从那个懦弱逃避的自己，变成现在成功自信的样子，心里的滋味很难形容。

“哦对了，”岩濂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般，伸出手指在空中点了几

下，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，葵还记得，“你还没看完吧，要拉掉灯继续看吗？本来也还是展览时间的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”葵立刻挥了挥手，她微微笑了笑说，“我可以周末再来看，正好六点多了，差不多该去吃晚餐了。”最后一句话刚说出口，她就皱了皱眉头，葵知道自己心里还抱有多多少少的期待，毕竟这样的重逢很难得。但若是再走下去，过去不好的回忆便会全部回来，对自己是，对岩濂也是。

“正好我要结束了，一起去吧，难得见到。”岩濂自然而然地接着葵的话发出了邀请，他拍了拍葵的肩，脸上还洋溢着笑容。

他们先去吃了昂贵的怀石料理，接着在十点左右去了附近的居酒屋。岩濂一喝啤酒，脸立刻就变得通红，他吃了一口烤鸡肉串，絮絮叨叨地和葵聊起了过去的事，当然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。由于是两种酒兑着喝的，他们很快就有点醉了。

“我呢，”那个时候葵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醉了，她感到自己口干舌燥，全身都被热乎乎的气息包裹起来，“其实从小学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喜欢小亮你了哟。”她直呼着对方的名字，把手搭在了岩濂的肩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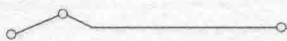
“唉？真的？”岩濂立刻反问过来，他是一副完全不能相信的语气，“我完全不知道啊……”

之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尴尬，又开始怀抱着各自的心事喝酒。





惊艳100%
JING YAN



最推理 ENIGMA MOOK





葵觉得头痛欲裂，她靠在居酒屋的桌子上，打了几个隔，连莫名的眼泪都被震出来了，“呐……”她拍了拍桌子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，“我们做一次吧？”

重逢的那天空很高远，就算是在东京都这种高度发达的地区，抬头也可以看见漫天的繁星，就像是天空在说谎那样。葵想到了中学时的那天，她躺在高高的草堆里，赤身裸体，祈祷着只有一次，就这一次岩濑能来救自己，而不是自己再去保护他。虽然她清楚地知道，那个时候岩濑已经去了名古屋，却开始一直这样祈祷着。

“抱歉……我在说什么胡话。”葵吸了吸鼻子，她总觉得是岩濑的拥抱就会温柔温暖一些，她总觉得是岩濑的话，一切就会不同。葵又喝了几口酒，因为已经醉了，动作和思维根本连接不上，很多酒就这么直接倒在了自己身上，“笨蛋一样。”

“好啊……”一旁的岩濑开口了，他低着头，低沉着声音，葵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醉了。岩濑又重复了一次，“好啊，那就做一次好了。”

隔天早晨，昭岛地区开始下暴雨，葵醒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傍晚六七点太阳要落下去的时间，一看钟才发现是早晨九点。岩濑已经从房间离开，大概是去了展厅，他没有留下任何字条或者名片。葵知道自己只要在酒店等，就可以再见到他，或者再去一次

展厅，都是有机会的。但是她却打从心底感到一阵心酸，这些年的感情对别人来说也许就像句玩笑话，听听就忘了。

葵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她很快离开了酒店，也没有再去那个摄影展。当她以为自己与岩濑再次失去联系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，葵怀孕了，显然那是岩濑的孩子。从最初就没想过要打掉这个孩子，尽管葵知道这个孩子会没有父亲，会比别的孩子承受更多，但是她想让他出生的那份欲望还是不断膨胀到无法抑制。

那是自己与岩濑的孩子，那是自己喜欢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生命。

葵知道，生下这个孩子的自己是卑鄙的，她只期待这一生别再碰见岩濑，因为葵不希望这个孩子诞生的原因变得不纯洁。

而之前说到，被安喜子妈妈发现的，就是这件事。

那是发生在葵搬回山梨八代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那天，幼儿园已经放学了，小响正和其他小朋友在玩游戏，岩濑主动来搭话了。

“葵，你怎么会回来？”他的口气很不好，脸上却还是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，那天是他来接孩子。那个时候岩濑已经结婚，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。

“工作调动，正好回来陪陪我妈。”葵没转头看他，语气很平和，她

